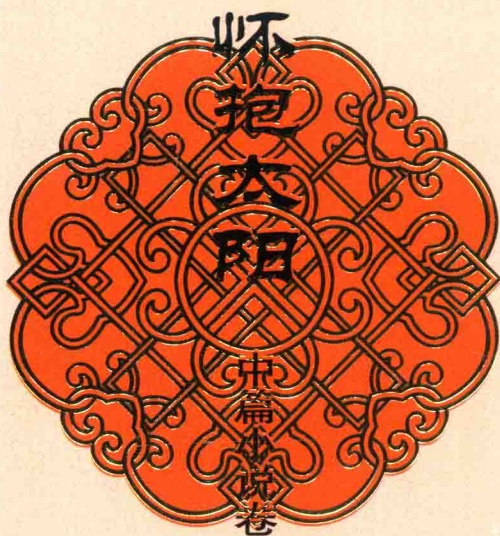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第五辑



蒙古文文学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 选编

作家出版社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 第五辑

怀抱太阳

中篇小说卷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 选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怀抱太阳 /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2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ISBN 978-7-5063-9866-4

I. ①怀… II. ①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2517 号

怀抱太阳

编 者: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曹全弘

蒙文题字: 艺如乐图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中煤 (北京) 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70 千

印 张: 21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866-4

定 价: 4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组委会

主 任：乌 兰 白玉刚

副主任：周纯杰 吴义勤 宫秉祥

王金喜 张 宇 巴特尔

黄宾堂 特·官布扎布（常务）

成 员：包银山 乌云格日勒 乌兰图雅（常务）

统 筹：陈晓帆 赵朝霞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成果陆续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蛮荒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各自专属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是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它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 兰

目 录



怀抱太阳 001

阿尤尔扎纳 著 苏布道 译

落在心中的魔影 107

罗布生 著 洛桑 译

再见吧，瓦柳什卡 155

色·扎木苏 著 岱钦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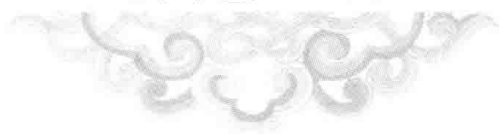
世界的色彩 207

扎赖泰·孟和陶格陶 著 陈萨日娜 译

翁根博格达之乡 245

娜仁高娃 著 席·照日格图 译

怀抱太阳



阿尤尔扎纳 著

苏布道 译



阿尤尔扎纳

蒙古族，1955年生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金钥匙》编辑部副主编。在《民族文学》《草原》等刊物发表作品，出版有中篇小说集《远古的戈壁》《野驴出没的戈壁》及译作《暴雨》《罕山白头翁》《阿木利》等。曾获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首届“朵日纳文学奖”等奖项。



苏布道

蒙古族，1982年出生于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内蒙古自治区作家协会会员，作协副秘书长。自2008年开始在《金钥匙》《内蒙古科技报》《阿拉善文学》等刊物发表评论文章数篇。现居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夜空渐明，天际显出了斑斓的彩虹。须臾间，日头从地表蹿出来，乳黄色的光顷刻间洒满了整个大地。

直面着阳光，一个老妇平伸双臂站在缓坡上。身上那件蓝色的外罩早已泛白，衣服的襟肘等部位依稀可见蓝色补丁。她的发丝凌乱不堪，像极了牦牛身上错综的皮毛，且已毡化了。这老妇叫阿努金。

迎着早晨的凛冽，临风而立的她眼皮稍稍地眯起，那无神的眼睛里早已蓄起泪水。此刻，正屏住呼吸的她，好像在嘴里咕哝着什么。

在这朝阳的下面，一辆蓝色的集装箱货车在铺满秋霜的柏油路上迎风疾驰。汽车顺着山边的路渐渐明晰起来的时候，阿努金的眼睛也正瞟向了这里。那边，在山一样耸立的黝黑垃圾堆上立刻显现出几个穿梭的人影，他们的衣着正如春天里脱毛的骆驼一样邈邈。阿努金拎着脏皱吧唧的黑袋子和三齿耙急匆匆下了坡。这处有着神似秃头的黄色崖壁的沟湾被人们称作黄崖湾。

阿努金与老头子百代俩人靠着在垃圾堆里拾荒过活。每个早

晨，她都会面向刚刚升起的太阳站立，这样就不自觉地养成了与太阳对话的习惯。来到这垃圾堆之前，远在待嫁闺中之时，她这习惯就已经形成。父亲曾经领她到屋子后面的一个被叫作“小羊”的小土包上，讲述了一个传说。父亲满怀期望地说：“在很早很早以前，有一个小姑娘到河边取水，她在河边坐了很久很久。这个时候，太阳跑过来把她的上半身拿走了，紧跟着，月亮也跑过来把她的下半身给拿走了。因此，太阳变成了男的，而月亮就变成了女的了。据说，因了这个原因，太阳从此以后就对女人特别地好了。女人长期晒在阳光下就能得到各种能量和美丽容貌的滋养。男人长期晒在太阳底下却对身体不怎么好。反而待在月亮底下，会得到许多力量、能量。从遥远的祖先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崇尚太阳，面对太阳解手、用手指太阳的动作都属于禁忌。太阳给人类带来温暖和力量，帮人类驱赶黑暗，照耀着大地万物。在这个地球上，除了太阳就再没有其他圣洁的东西了。阳光照射到的地方，有着生机盎然的动物、植物，它也对一切肮脏不堪的东西进行清洁、涤荡。我的孩子，无论你走到哪里，毕生都不要忘记朝圣朝阳和落日啊！……”从那时起，阿努金就坚持这一习惯，到现在已经快四十年了。俗话说本性难移，这也是她今日在那土坡上朝圣太阳的因由所在。

堆积如山的垃圾堆上散发出腐烂发霉的异味，这味道从很远的地方就刺鼻子。各种颜色的袋子像彩旗一般在风中摇曳。装满垃圾的蓝色汽车开到这里的时候，后面就跟上了许多衣衫褴褛、手拎三齿耙的人来回跑动。他们戴着类似尖顶的帽子，有的也罩着口罩。汽车蹒跚着爬上垃圾坡，用它庞大的屁股倒行着，冲着垃圾坡斜起那个铁盒子，满车的垃圾就一股脑倾泻下来。跑在车后面那些人此刻像是见了猎物的兽类一样你推我搡地往里挤。旁边，一些猪和狗也凑起了热闹，在撕扯着找吃食。

垃圾车顺着来路开走了。留下那些人低着头用耙子拾翻垃圾，寻找对他们有用的东西。

阿努金扒拉着诸如酒瓶子、饮料罐、储物罐、纸盒、铁丝、骨头、煤块、木头、泥糊的鞋、撕烂的衣物、破掉的袜子……不一而足。人们就这样忙碌着，话也不说，一口气就将一整车的垃圾有条不紊地整理了出来。他们各自守着寻获的东西，得了宝贝一般互相说笑。此刻，太阳已经升高，笼在山顶的雾霜气也散去，天空如同无瑕的蓝色绸缎一般，越发清亮起来。

“今天这车还真是带了不少货来。”胡子拉碴、毛发似毡、脸如锅底漆黑，年近不惑的某人咧起白瓷般的牙齿这样说道。他叫那木拉。

“是啊，是啊。真是苍天保佑啊，今天可真是满载而归喽。”阿努金兴高采烈地说着，归拢她的收获。

“阿努姐！你咋收了这么多饮料罐呀？给我两个呗！”看起来也就是十岁上下，深陷着眼窝、双瞳暗淡无光且瘦小的孩子乞求说。这孩童拽紧他那件没有任何扣子的蓝色棉夹袄的前襟，用双手紧紧地抱在胸前站着。衣服的袖子已经结满污渍变得油亮又坚硬，仿佛能够被铲下来似的。这些人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叫什么名字，人们只是看着尚觉可爱的他，都习惯了怜惜地叫他玛牧。

“玛牧，你得学会活着！人都有双手、双脚，为什么别人能够得到很多东西，你却什么也得不到呢。如果像你这样只是揣起双手站着，你可永远得不到饮料罐。孩子啊，要学会动手劳动啊。今天就给你几个罐子吧。从明天起，你得自己捡了，知道吗？”阿努金如是说教着，给了他五个罐子。

五个罐子就这样归了自己，玛牧像是得了五块金子一样兴奋地手舞足蹈。

“你跟着我去家里，我给你那棉夹子缝几个扣子。”

听阿努金这么说，玛牧回应着“那好，走吧”，在地上熟练地踩扁那五个罐子揣在他那破衣兜内，转身要走。

“嘿！刚刚开始干活就要回去，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你也在这垃圾堆里寻点用得着的东西！别老想着吃现成的！既然选择这

条道儿，你就得埋下头来翻垃圾过活了！”阿努金唠叨着，继续耙她的垃圾。

“你别给他脸！这家伙仗着自己是个孤儿，占我们便宜占惯了。你别看他可怜兮兮的，可不老实了。人家可是还有其他本事呢。”脸上写着不满的那木拉说着斜起眼瞟向了玛牧，然而对方却丝毫不在乎人家说了什么，板起不屑的脸冲他咧嘴笑起来。

阿努金问道：“你说，还有啥本事？”

“金手指呀，你要把他领去，再不好好看，说不准就把你给偷了。老话说得好，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噢，还有那本事呐……”

拾荒者们把拾到的物件儿归拢起来，装了袋装了包，各自散去。

阿努金背起垃圾包又叫上玛牧，两个人一道走向回家的方向。到了棚屋外你才知道，这哪是家呀，整个是用乱七八糟的塑料布、纸盒板、衣服块儿等拼凑、包裹起来的低矮的破棚子。为防止被风吹走，上面又用铁丝、塑料绳等编了蛛网。从门口望进去，里面随处可见夹杂着酒瓶子、饮料包装、铁丝、骨头等杂物胡乱堆砌着。

玛牧打开棚屋破碎的门，刚做出要钻进去的动作就捂起鼻子退了出来。

“捂什么鼻子呀？咋了，有味儿？”阿努金这样问着，心里想：看那鼻子捂的，还挺讲究，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

说起来，玛牧捂着鼻子退出来倒真是无可厚非。棚子里面确有不可名状的气味令人作呕。狗洞似的棚子里根本无法直立。从门口开始，就见锅碗瓢盆、被褥、鞋袜等东西胡乱地占据着各自的位置，让人无从下脚。棚子右侧，在单薄的呢被下面露出有苍白头发的脑袋。这是阿努金的男人百代醉了酒，盖上被子躺着。

阿努金一进门便坐在那里，把堆砌的物件儿来回挪了挪，腾出可坐人的空隙，叫着玛牧说：“好了，进来。”

“谁来了？是不是那木拉？”百代从被窝里伸出了头。

“不是！不是他。你是不又想着与那木拉喝那破泔水呀？可别再折腾了！”阿努金气哄哄地说。听了这话，百代像是收了爪子的猫一样悄无声息地钻回了被窝，盖上了头。

玛牧进来坐在门里的时候，百代从被子底下瞄了瞄，说：“噢，玛牧呀，你来干甚？”

玛牧并不答话，朝阿努金望了望。

“是我要给他的衣服缝扣子才领他来的，好了，把你那棉夹子脱了。”阿努金对着玛牧说道。

玛牧刚想脱衣服，忽又想到里面光着，露出窘迫的讪笑。

阿努金看着他：“哦达，在我面前还害什么羞啊！来，披上这个。”说着把自己的破袍子递了过去。

玛牧脱掉衣服的时候，他那瘦骨嶙峋的肋骨如同被剃去了肉的动物骨骼一样露了出来。阿努金展开针线包从里面挑出几颗扣子，给他缝上了。然后又顺着衣服的缝合线寻出几个黝黑的虱子，用指甲夹死，说：“好了，穿上！这回你的肚子好赖是不见风了。”

玛牧赶紧拿起衣服套在身上，扣上扣子，穿了新衣似的抚了抚前襟，高兴地回道：“谢谢阿努姐。”蛮有礼貌地说完，退了退，像是要出去。

“嘿！先别走！到了家里怎么也得喝点茶呢吧，我煮茶呀，喝完再走。”阿努金正色道。

站在原地的玛牧犹豫着来回晃了晃，又摸了摸衣兜内那几个罐子。

“你慌个什么？是不忙着想把那几个罐子变成钱？那又怎样，已经是你的东西了，早卖晚卖不都是你的嘛。你先坐着！姐给你弄点吃的。”阿努金说着在破灶里生了火，又用了她那凹凸不堪的黑漆漆的铅壶斟了茶。

斜放着用破棉花堵了洞的脸盆，又在盆底倒了一点点水，阿努金简单洗漱了一下。

“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搬水吃，所以水简直就是个宝。说是这么说，但该用的时候还是要用的，你也过来洗一洗吧。”阿努金这么说的时候，玛牧面上露了愠色地瞅着她，好像在说什么叫洗脸啊。

“你的脸从来不洗的吗？”

“偶尔见水了洗一次。”

“那今天就洗一次吧。姐给你倒水。”阿努金说着从白色桶子里舀了水倒入脸盆内。

玛牧噼里啪啦地溅着水洗了脸，你别说，还真有了点人模狗样。

“哎，这就对了，让姐姐看看！干净了还是个蛮可爱的孩子嘛。”阿努金怜惜地看着玛牧。

玛牧露出很高兴的样子，眯眯笑着。

“您该起来了，把帐子往高挂一挂！”阿努金顺便给百代递话。

“好，好。”百代咕哝着回应后起身将被子折了折推到一边，忙乱地将脚伸进那双糊满泥巴的破鞋子里。虽然才刚刚跨过六十岁的门槛，他的脸却已经像烧过的荒地一样瘪了起来，眼睑也耷拉着，头发也已经花白，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很多。

好像被什么东西吸引着，玛牧低下头斜愣着眼睛，显出一丝异样。“这可是金手指哦……”那木拉的那段话不由自主地闯入阿努金的脑海，她一边观察玛牧，一边生着火。

“你的父母都活着呢吗？”见阿努金这么问，玛牧也不说话，光摇脑袋。

“经常来这垃圾场？”

“不，偶尔。”

“住哪儿？”

“以前没有固定地方，哪儿困了在哪儿睡，以前倒是去过那木拉哥那儿，可最近他老是撵我。现在……”

“现在住哪儿？”

玛牧愣愣地看着面前的那一小方地面，没有言语。

“今后你先来我们这儿睡！”

玛牧用不敢相信的眼神盯了一会儿正在说话的阿努金，然后仍旧闭着嘴咬着指甲发他的愣。

阿努金往锅中的水里放入包起来的茶叶末，继续烧着。

百代也没洗脸和手，坐在了玛牧旁边。玛牧像是有点厌恶和惧怕，犯怵地往外挪了挪。

阿努金扬了一会儿茶，舀到她那掉了把儿又破了盖子的茶壶里。

“你还不走赖坐在这里干啥？是不是想着顺点我们的东西？”百代恶狠狠地斜楞玛牧。

沉默的玛牧瞅了瞅阿努金，然后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但最终还是沉默了。

“还是个孩子呢，你瞎撵什么？是我不让他走。别老是欺负小东西！”阿努金明显向着玛牧。

“你别看他小，鬼着呢！”

“好了，没到那种程度呢。”

“你看着吧，连你带你那破衣裳都给你弄走的吧，这东西。”

“行了行了！当着孩子的面别扯那些没用的了。”

她拿出三个破损的碗吹了吹，在里面盛上刚刚变点颜色的茶水，又转过身去从那个掉了漆的盆底里捧出一捧干粮渣给了玛牧。见这情形，百代露出心疼那些点心的神色，恨恨地用眼睛剜了玛牧几下，他的这个举动像极了欲用犄角顶人的蛮牛。怕这点点心真的被他抢去，玛牧赶紧用手归拢起来迅速放进嘴里。

“今天把这些东西拿去卖掉吧。”阿努金边喝茶边跟她男人说。

“行，就这么办，今天你的收获也是不少啊。”百代显出跃跃欲试的神情。说着话，他从盆底掰开小块的点心就着茶咽下去，他的眼睛还是时不时地从茶碗底下溜出来跑到玛牧身上。

“玛牧你帮着我俩，一起去吧？”

见阿努金如此开腔，百代极不情愿地回应：“哎，算了，弄个孩子算怎么回事？不怕麻烦呀？咱俩不是一直就这么过来的

吗？你那点垃圾我自己一个人就能背走。”

“我要走了。”玛牧把玩着破瓷碗嘟囔道。

“也好，不过记得晚上过来睡觉哦，知道了吗？”阿努金显出母亲慈爱的神色，充满怜爱地看着他说。

玛牧微微地点了点头，走了出去。

“你为啥非要领这贼孩子来家里？竟然还要让他住这儿？给瞎毛驴剃草有什么用？走着瞧吧，看把你那破帐篷给抬走的吧。这货可是跟街上那帮小偷一起过活的主，跟你我是两路人。对他绝对是绝对不能心存怜悯的，他的身后可是有一整群的贼人呢。狗尿过的地方永远会有臊味儿。可不能给他脸，那可是在种恶因呀。”百代异常地谨慎。

“这么小就成了孤儿，就是坏，他能坏到哪去？没办法啊，哎，这小可怜！他的父母是怎么回事呢？”阿努金越发怜惜起来。

“听说是遭遇了车祸父母一下子都没啦。这孩子当时在学校上课，所以才幸免于难。他没有可投奔的亲戚，自然就流浪到了街上。其实呢，这小东西也是蛮可怜的……”百代正色地说。

阿努金竟然忘记咽下留在口腔里的茶，心事重重地说：“就是，就是。看着玛牧，又想起了女儿。我那闺女在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不知道咋样了？”

“我的闺女能和玛牧一样吗？肯定是只顾着学习来回奔波呢。”百代显得很自豪。

“今天去趟塔丽玛那儿，闺女可能有个信儿啥的，最近老是梦到她。”

“对，对，我也很想她，真想马上听到她的消息。”

“咋想办法攒点钱给孩子寄过去呢？”

“就咱俩这德行，攒什么钱？”

“人活着，又无病无灾的，总该有法子的。”

“咱那闺女，现在根本不用我们管，人家自己就能养活自己。”

“但是，作为父母，我们多少也得帮着点才对呀。”